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天妃娘娘傳 第十六回 林二郎鐵馬渡江

林二郎得傳授之法術，不勝之喜，即時收拾起身，行到廟門外，心忽記得昨夜吾妹許吾有馬一匹，四顧視之不見，乃呼廟祝而問之曰：「汝山中畜馬有多寡？」祝曰：「無之。」二郎曰：「吾已知之，爾又何為給我也？」廟祝曰：「海嶼荒涼，馬從何而來？縱有所畜，亦何所用之？」二郎心忖曰：「山中如果無馬，知昨晚所謂馬者，無乃即廟前之所立者與？」行近前視之，但見眼瑩口動，鬣尾飛揚，四足有騰踏之象。復見腹上鏤有詩文，大合其意，乃囑之曰：「馬乎，馬乎，爾形孔似，爾質非真，爾氣顛昂，爾力似強，能負重乎？能致遠乎？能渡水乎？能行陸乎？寧馳驅千里而與騏驎爭衡乎？抑獨立廟庭而與泥塑相隨乎？寧衝鋒陷陣建奇功於上國乎？抑俯首孤嶼與古廟而具朽乎？」囑罷，挽馬之轡，飛身而乘之。那馬仰天大嘶，轉盼之間，雲騰霧罩，踴躍而行，其安如乘輿，其疾如鞭霆。其涉江也，不知其為江也；其涉水也，不知其為水也。以泛舟游之數日而不足者，只以俄頃飛渡之而有餘。離自湄洲，登了莆岸，人見其為非常馬也，而不見其為鐵馬也；人知其為良馬也，而不知其為神馬也。二郎直乘到家，長者見其來而大喜，問之曰：「汝見若妹乎？漁舟昨日先歸，汝今日從何處得渡乎？向者跋涉而往，今日之馬乃自何處而得來乎？」二郎答曰：「自妹氏入於海濱之後，人或言真，或言假，假傳似是，誠傳似非，談之者惟出諸口，聽之者徒入諸耳，孰有得其故而深知其不哉！兒曩到湄洲之山，見煙塵不到，雞犬無聲，所見者惟孤岩怪石，所聞者惟風籟湍聲。宮宇不知立於何年，營建不知出於何手。巍巍像貌，宛似生前，所少者口氣微也；裊裊香煙，達於上界，所隔者凡塵遠也。兒耳聞目視，頓覺五官之為妄，心怡神曠，始識四大之非真。呼之雖不能應，而無聲之中，獨聞和焉；拜之雖不見答，而冥冥之中，獨見曉焉。至晚也，更闌夜靜，萬頃茫然，似覺似夢，似人似神，敘兄妹之情，歎陰陽之隔。原是玄宮之神女，實為除怪之來茲。奉天之命，奉佛之旨，普濟生民，出離苦海。始托跡於吾家，旋蟬脫於湄洲。與鱷為敵，扶舟為事，當風狂浪急之時，為旋天轉地之舉。持危者而之安，卒不有其功，出死者而之生，經不任其德。作福於一方，不為小矣；威靈之顯赫，他神異焉。西征之事，未舉而先知；成敗之數，不料而自見。傳兒秘訣，授兒真言，助兒鐵馬。兒若先行，彼亦隨往，兒護陽將，彼統陰兵。必然擒妖猴於冥冥冥冥之中，定須斬背蠻於堂堂正正之下。收奇功於一鼓，建異績於當年。欲知兄為聖兄，當識妹是神妹。」長者聞言，顧謂安人曰：「吾始於生此女時，常歎其為生女不如生男，及其孩提也，又見其伶俐而亦惜之。既又於其不習人間世，每憂其為掛人齒頰，貽恥先人。及其羽化也，又不識其真假而姑聽之。今如所言，則向者林家女，今為湄洲神矣！吾家有神女，兒行可無患矣！」由是羅列香案，奉祀於堂右。有詩為證：

為術應徵求，訪妹入湄洲。
金針微撥轉，鐵馬度飛流。
德力超騏驎，神理出驂騑。
馳驅邊塞外，上國沐洪庥。